

陳鴻壽篆刻

孫慰祖 編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陳鴻壽篆刻

孫慰祖 編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陳鴻壽篆刻

編著：孫慰祖
編務：吳志國

圖書在版編目 (CIP) 資料

陳鴻壽篆刻／孫慰祖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1
ISBN 7-80678-593-0

I．陳... II．孫... III．漢字—印譜—中國—清代
IV．J292.4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資料核字 (2006)
第090000號

責任編輯：童辰翊 馮磊

裝幀設計：散石

技術編輯：吳放

出版：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書店出版社

發行：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

地址：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號

網址：www.ewen.cc www.shsd.com.cn

印刷：上海印刷十廠有限公司

開本：787×1092 1/16

印張：11

印數：2000冊

出版日期：2007年1月第一版 2007年1月第一次印刷

書號：ISBN 7-80678-593-0/J·291

定價：48.00元

陸以嘉



清代學者像傳

目 錄

◎	跋涉在仕途與藝術之間——陳鴻壽行略與藝事考	一
◎	書畫作品	三五
◎	篆刻作品彩圖	四五
◎	篆刻作品	六一
◎	陳鴻壽年表	一五二
◎	引用譜錄及簡稱	一七〇

跋涉在仕途與藝術之間

——陳鴻壽行略與藝事考

孫慰祖

關於陳鴻壽的生平事蹟，無論是在作為篆刻家還是書畫家來研究的各種文獻中，我們所能瞭解到的情況並不多。容易檢獲的直接傳記資料主要見於施朝幹《武林人物新志》、蔣寶齡《墨林今話》、彭蘊燦《畫史彙傳》以及傅枏《西泠六家印譜》所刊《陳鴻壽傳》，這幾則文字都相當簡約，屬於粗綫條的概括。所述除對陳氏書、畫、篆刻的評贊以外，有關他的宦遊生涯與其他事蹟的記載都基本相同。迄今所見近幾十年來有關陳鴻壽書畫篆刻的評述或論析文字中，引用的資料皆未逾此範疇。綜合起來，上述幾種傳略給予我們這樣一些信息：

陳氏生於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年），嘉慶辛酉（一八〇一年）拔貢。歷宰江蘇贛榆、溧陽。在贛榆縣任上，陳鴻壽整肅鹽務、興修橋樑，清理積案；移任溧陽知縣後，倡興文學，延地方名士編修邑志，發庫帑賑濟饑民並率先捐俸創辦育嬰堂，多有政聲。後任于揚州江防及淮安府海防同知。《墨林今話》說陳氏與從弟陳文述（雲伯）曾在阮元幕府任事有年，時有「二陳」之稱。至於陳氏歷官各處的時間等，諸種記載均未見更具體的消息。

在篆刻史上，陳鴻壽等形成西泠六家、八家的名目，是「人以譜名」現象的一例。西泠四家、八家作為一個篆刻流派的名稱，與先後幾種印譜的彙輯具有直接的關係。先是光緒九年傅枏所編《西泠六家印譜》在江南的傳佈，後二年，丁丙又沿其成例編自家藏印為《西泠印譜》及重輯本。再後，丁仁輯《西泠八家印選》增入錢松，「六家」、「八家」之名遂成定格，成為篆刻史上約定俗成的一個流派的代表性群體。以八家為代表的浙派篆刻聲名，也更進一步彰顯於南北印壇。

顯然，許多篆刻史研究者與我一樣，對於乾嘉之際這樣一位在詩、書、畫、印幾方面都具有過人才賦和卓著名聲的藝術家，似乎並不滿足於現成的瞭解。而衆所周知，對其篆刻藝術的整體面貌及前後遞變，印學界目前的研究同樣未及具體深入。這就是陳鴻壽研究的現狀。在印史研究範圍內，西泠諸家如蔣仁、黃易、奚岡、陳豫鍾的狀況也大率如此。

改變這一現狀須要各方面研究的協同。筆者將此視作一個契機。盡可能全面地彙集存世陳氏篆刻作品，試圖由這一資料途徑為主尋求文獻記載以外的有關陳氏的事蹟，對他的篆刻風格的討論只有在這一基礎上進行才能較為切實與便利。

具體而言，我所搜集的是如下兩方面的資料。

一、印文與印款。清中期以來一些篆刻家的印作除了作為篆刻藝術風格的研究意義以外，其印文、印款中所涵的有關生平、交遊乃至思想方面的信息，也是值得注意的原始史料，而以往我們對此關注不足。從現存的資料看，陳鴻壽篆刻作品的受主範圍很廣，篆刻作品的印主、齋名以及作者署款所涵的紀年、創作地點與緣起，提供了作者的行蹤與交遊的記錄。作者所見現存陳氏篆刻作品總數在五百方左右。（一）

陳鴻壽篆刻的原石，以上海博物館所藏最為集中，為一百五十方。其他單位之收藏，據已發表的藏品統計，西泠印社藏六方，上海朵雲軒藏一方，日本懷玉璽室、藝友齋各藏數方，另香港藝術館及其他個人也藏有若干。已公佈的存世原石的總數，約略在一百八十方左右。這個數量，排除了筆者認為疑偽的部分。

上海博物館所藏陳氏原石的主要來源是華篤安先生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捐贈，包括了丁仁、高時敷的舊藏。平湖葛氏藏品大部分也輾轉歸入上海博物館。上海博物館歷年從古玩市場及其他收藏家處也陸續徵集到若干，遂形成目前的規模。館藏陳氏篆刻原石，絕大多數曾見於以上舉及的幾種主要舊譜的著錄。

從存世陳鴻壽篆刻原石來看，多為青田石質，亦少鈕飾，與當時杭城其他印家作品印材狀況相似。這也使我們認識到乾嘉時期文人篆刻選材的普遍風習。

本文所利用的印款資料，主要是其中存有紀年的一百一十三方。

二、詩作、紀年書畫和關係人所撰陳氏印譜與詩稿的序跋。這部分資料都隱含了有關陳氏生平活動的一鱗半爪。詩作、序跋雖間有紀事，但多無紀年。如果各部分孤立地提取出來，往往無以落到實處。而存有年款的作品（包括書畫）與之相互比勘、繫連，一係列以往我們並不清晰的有關生平與藝事活動的主線索便凸現在我

們面前。在沒有其他更多原始記載資料的意外發現之前，我想，這是目前瞭解他的家世、遊歷、交往和藝術創作狀況的主要途徑。

此外，還有陳鴻壽友人撰寫的詩及祭文、墓誌銘。

我在以上材料中所關注的一個主要方面是陳氏的遊歷與交往。因為這是同他的從政生涯與藝術創作活動緊密相關的。通過梳理陳氏的一生平蹤以及交遊，對我們深入地認識作為藝術家的陳鴻壽的性格，解析他藝事活動的背景即他的遊歷、交友對其一生創作軌跡形成了怎樣的影響，是有意義的。另一方面則是陳氏作品所反映的風格特徵及其形成因素。

本文所要報告的，便是這一工作的初步收穫。

親屬

陳鴻壽祖父魯齋先生。乾隆初以博學鴻詞入翰林。官至江西瑞州知府。為政清廉，「卒官之日，幾不能歸喪」^(一)。

父陳京，字次馮，又字稚峰。魯齋長子。年十二喪父。早年即能「遍誦經史百氏之言，旁及篆籀金石，莫不研究」^(二)。屢試未中，遂絕意仕進。後隨妻弟至滇經紀采銅之役。晚歸居，以課孫為娛，亦間以書畫自遣。娶許氏、周氏。卒年五十八歲。

陳鴻壽母周氏，海昌人，陳氏有悼周補林及寄舍弟詩^(四)，記其舅氏居海昌，弟汝銛時讀書舅氏家。

陳鴻壽早年與周補林結兄弟交，由其悼亡詩來看，兩人友情甚篤，陳氏當亦久在海昌生活。陳鴻壽寄弟詩有「家貧聚散逼人來」語，隱指青少年時家境遭遇變故，我以為即其父次馮先生在滇時妻弟許氏猝死，「失銅價三千金，孤懸八千里，勢且不返」，後次馮竭力操持許氏之喪，滇地官吏感曼生高誼，助其載許君之柩及族人歸諸其家一事。^(五)陳氏家道中衰，當由茲始。陳氏《自題種榆道人三十九歲小像》有「十五悲失恃」、「前年父棄養」句，則陳母周氏早喪，父卒之年陳鴻壽三十八歲。

妻高氏，仁和人。陳鴻壽二十六歲時為妻弟高日濬刻《日濬·彥之氏》兩面印^(六)，推知陳氏聘高氏當去此不遠。

陳鴻壽一子乳名枝兒，生三月而病夭，有《十二月二十九日哀枝兒作》，詩作於一七九五年前。

又子聘潘奕雋女，見《與潘奕雋書》^(七)。陳鴻壽書中述時已抱孫女，由此可約略推定尺牘時間在陳氏

中年。陳鴻壽刻有《錢塘陳寶成呂卿氏印》、《寶成私印》、《呂卿氏》、《小曼隸古》、《我生之初歲在癸丑》印^(八)，郭若愚以為寶成即陳鴻壽子^(九)。癸丑為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年），時陳鴻壽二十六歲。

潘奕雋字守愚，號榕皋，吳縣人，乾隆三十四年進士，官戶部主事。

一女嫁于趙漱厓。陳廷恩《種榆僊館詩鈔·序》謂其見詩稿于陳鴻壽女夫漱厓處。

妾李氏，生有一男，陳氏《與潘奕雋書》有「李妾獲舉一雄，寒家丁不甚旺，得此聊以解嘲」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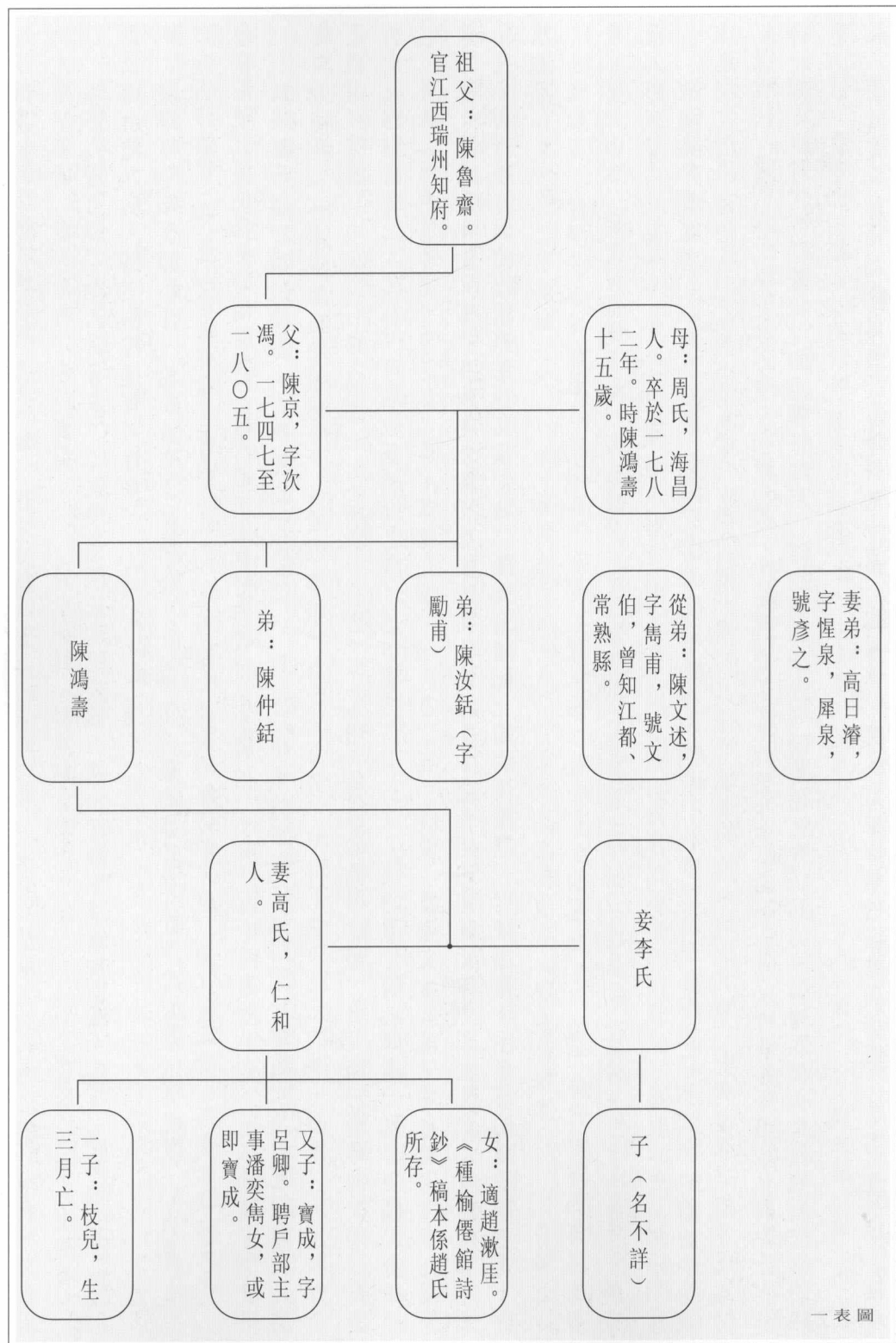
弟陳汝銛、陳仲銛。《家傳》曰鴻壽弟鴻豫，未知庶是。汝銛字勵甫，陳鴻壽卒年汝銛自京師南下奔喪，並撰《種榆僊館印譜·跋》。仲銛亦見《與潘奕雋書》述及。

從弟陳文述小陳鴻壽四歲，隨其遊最久，相處最密。其《古今體詩》自述「與君為兄弟，異本如同枝。枝枝相糾結，葉葉相扶持」^(十)。文述原名文傑，字雋甫，號文伯、雲伯，嘉慶五年舉人，曾官奉賢、常熟、吳淞、崇明、江都知縣。其撰《種榆僊館詩鈔·引》自謂與陳鴻壽弱冠即共名場，「同客京師，同官江左，前後將三十年」。陳文述與陳鴻壽曾同在阮元幕府，後隨之江防官廨，曼生《與汪澐雲書》屢及之^(一一)。撰《從兄翼盒三十九歲像贊》、《種榆道人三十九歲像贊》記述陳鴻壽早年事略及兩人交遊。^(一二)文述獲陳鴻壽篆刻甚多，今存石者有《通盒》、《桂葉草堂》（一八〇二年）、《團扇詩人》（一八〇四年）、《文述》、《雙紅豆齋》、《晚學齋印》等^(一三)，又曾「攫去」陳鴻壽自用《若華山館》印，復屬為之補款，陳氏跋曰「可恨」^(一四)，可見兩人情緣之厚。據對陳氏撰《印譜記》的統計，曼生為其治印達十七方之數。

及曼生卒，撰《哭曼兄》文。自謂「兄是南峰弟北峰，兩山終古長無恙」^(一五)。

妻弟高日濬，字惺泉、犀泉，號彥之。年十三從陳鴻壽負笈海昌，亦工篆刻，曾為陳氏作《余鐔私印》署款記事^(一六)。陳鴻壽官溧陽時曾入幕府。嘉慶二十五年撰《種榆僊館詩鈔·書後》記其受業陳氏事，兩人感情甚契。

陳鴻壽親屬關係試以下圖表說明。（圖表一）



一表圖

師友

「古人皆可師，今人皆可友」^{（一七）}，是陳氏的師友觀，透出了他在學業與藝事上以古為師的求學路徑，也表達出他好與人結交的豁達寬博性格。

陳鴻壽早年從師不詳。他的詩文才賦過人，金石學和書畫的修養從他的《詩鈔》及尺牘中已可見一斑。《杭郡詩續輯》說他「走檄飛章，百函立就」。吳青鵬《種榆僊館詩鈔·序》謂其被「梁山舟學士歎為天才」，也非溢美。陳氏童蒙時期受到父親馮先生良好的教育是無疑的。

《墨林今話》說陳鴻壽「古學受知于阮元」，這當是後來的事情。吳門沈廷昭道光辛巳夏題陳氏《詩鈔》也有句云「琅嬛館裏溯薪傳」，「琅嬛僊館」為阮元齋名，點出了他與阮元的師生關係。阮元酷好金石書畫，曾輯《山左金石錄古印》、《兩浙金石志》、《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續綿囊印林》等。阮元官浙江巡撫時陳氏入其幕，可以說是相投之緣。是年陳氏三十三歲。陳鴻壽曾隨之即事天臺、嵊縣、台州等地，有詩《和中丞師韻》等三首，時在嘉慶五年（一八〇〇年）前後。據陳文述《從兄翼盒先生三十九歲像贊》記，陳鴻壽在阮元幕府有數年之久。這段時間他的詩作中還有記述在阮元館中觀賞所藏書畫的內容。阮元在金石書畫方面的收藏與學養名重當時，陳氏追隨阮元的這段經歷，對陳鴻壽一生學藝的精進顯然是十分重要的。

陳鴻壽又從學於諸城劉環之。劉氏字信芳，號佩循，乾隆五十四年進士，道光時官吏部尚書，工書畫，擅於山水。陳氏於嘉慶五年，即拔貢前一年曾為其刻《宗伯學士》印，邊款記「信芳夫子大人命作，庚申七月朔受業陳鴻壽」。兩人交往未見其他記錄。

陳鴻壽素愛交遊，「自其貧時，四方知名之士皆願踵門納交，仕官後益爭往歸之」^{（一八）}。他的詩中也表達過交友的坦蕩性格：「握手多故人，曷勿傾肝膽」^{（一九）}。郭麐說他「扶植氣類，宏獎後進，使各成其材以備世用，又其量足以容受大小，無所不周」。這種開朗豪放性格也充分反映在他的印作受主廣泛的特點上。作為一個青年時代即有聲於世的書畫篆刻家，陳氏刻印予人，既是他社會活動的一個側面，也是他與人交往的特殊方式。從遺印的受主來看，大體可分兩類：

其一是同道所請，既有相互酬答的因素，也反映了師友對他印藝的激賞與折服。黃易、奚岡、陳豫

鍾、張鏐（子貞）、吳文徵（南薌）、郭麐（祥伯）、余鏐（慈伯）、徐懋（仲繇）、高塏（爽泉）、高日濬、江步青（聽香）、屠倬（琴鵲）、孫均（古雲）、趙之琛（次閑）等人的篆刻，當屬此類。諸同道中，除張鏐、吳文徵、郭麐外，均為杭州府人。與他訂為石交的，幾乎包括了與他同時的浙派印人的絕大部分。由此我們也可窺見陳鴻壽與以同籍為主體的印人群體關係之密切。在這部分印作（也包括互跋觀款）中，保存了他和西泠八家中黃易、奚岡、陳豫鍾、趙之琛等人互相交往的一些事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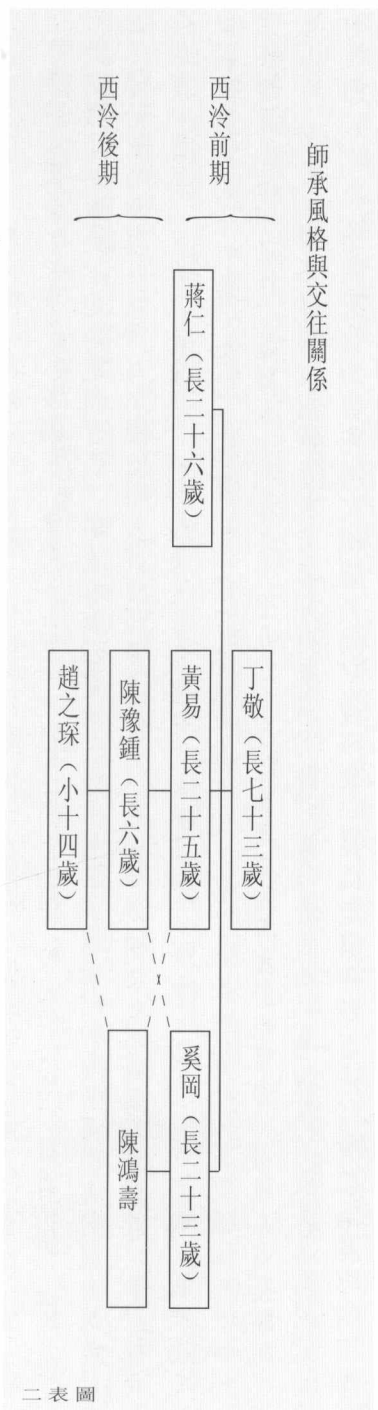
奚岡長陳鴻壽二十三歲。陳鴻壽與奚岡的關係似具有師生的一層。陳氏曾自述『近從蒙道士』（二一），兩人的交往屢見於詩印之作。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年）陳氏與奚岡等集於招賢寺，事見《苔花館印》邊款追記（二二）。又有《霜降日集古招賢寺看芙蓉分得翠字》詩，當作於同時。後四年，陳氏為奚岡刻《蕭然對此君》印（二三），邊款記黃易曾作同文印贈奚岡，後印失，奚岡遂屬陳氏再作。陳氏為奚岡刻印尚有《奚岡言事》、《不使孽泉》（二四），嘉慶八年（一八〇三年）又為奚岡刻《崧庵侍者》（二五）。在陳氏習印的階段，長他一輩的當世西泠印家中，丁敬早已去世，黃易任官山左，蔣仁性較孤介，疏與諸子交結，則奚岡應是對陳鴻壽在印藝方面具有影響的一位長者。奚岡去世後三年，陳氏還作有《夢奚九》詩一首，傾吐懷念之情。

與黃易訂交始於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年），是年黃易年五十二歲，長陳氏二十五歲。十月，陳鴻壽為黃易作《蓮宗弟子》印（二六），邊跋云黃易歸自山左『馳書篆刻』。從邊款內容、語氣看，陳鴻壽雖久已心慕神仰于黃易，但此時方始締為金石之交。

陳鴻壽與陳豫鍾交遊最早。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年），時曼生十九歲，陳秋堂二十五歲。兩人即訂盟。秋堂嘉慶七年（一八〇二年）刻《陳鴻壽印》邊跋記：『余自丙午始與曼生交，至今無間言，其學問文章，固不能忘其項背，即書法篆刻，生辣而氣橫，亦為余未逮。至工致具體，自謂過之。兼請質之鐵生九丈以為然否』（二七）。秋堂對曼生的學識十分佩服，評析自己書刻的短長也很冷靜客觀，二人相契之誠不難想見，從中還可看出二陳在篆刻方面均尊奚岡為師長。陳鴻壽亦曾為秋堂刻《陳豫鍾印》（二八），從印文、邊款風格看當為訂交之初所作。嘉慶九年（一八〇四年）十月，陳豫鍾訪種榆僊館，同觀《董巴胡王印譜》，兩人抵掌論印，辨析毫芒，考校真偽（二九）。曼生有詩《訪家秋堂問途不遇》、《送家秋堂就婚武康學舍》、《竹亭約余遊理安以秋堂病未果》等，作於乾隆甲寅（一七九四年）前後，是兩人來往的記錄，由此已可看出

二陳在杭城時往來之頻密。陳鴻壽於人前亦時常稱美陳豫鍾，他在跋秋堂《此情不已》印款中曰：『家三秋堂，獨行君子也。古雲（孫均）聞吾常稱道，甚慕之』（二九）。秋堂篆刻師法丁敬，亦服膺黃易（三十），陳鴻壽對黃易亦十分折服，稱其『金石之學為當代一人』（三一）。兩人又與奚岡的關係十分投契。相同的師法和鑒賞品味，恐怕也是二陳友情的一個聯結因素。

陳鴻壽較趙之琛年長十四歲。雖在同郡，但初無來往。趙之琛祖父趙賢（端人）與丁敬有交往。父趙輯甯（素門）分別與黃易、奚岡、陳豫鍾為金石友，曾索諸子篆印。陳鴻壽與趙輯甯亦有印緣（三二）。趙之琛序《種榆僊館印譜》述其習印及與陳鴻壽締交緣起：『琛幼為篆刻，從學秋堂陳夫子，課餘之暇每肆力焉。時奚丈鐵生、黃丈小松、蔣丈山堂皆得過從，而（曼生）司馬未曾覲面。後遇于陽湖孫伯淵夫子寓齋，一夕之譚，省卻十年參訪。由此知司馬之技進乎道也。』這次晤面當在嘉慶十一年（一八〇六年）前，是年六月陳鴻壽為趙之琛刻《次閑》印，趙之琛師陳秋堂亦在這一年跨鶴西去。曼生另為他刻有《趙之琛印》、《獻父》、《夢滬亭》、《寶月山人》、《趙四》、《生於辛丑》等（三三），多未署年款。據款字風格，當多在此年略後。由於『二陳』之間的關係，陳鴻壽與趙之琛之間當亦師亦友相處，情份自是不淺。趙之琛也曾為陳鴻壽刻有《陳鴻壽印》、《山蓀亭》等印（三四）。陳鴻壽與西泠前後期諸家藝術傳承與交往的關係，可以下圖表示。（圖表二）



陳鴻壽的藝友中，多擅長鐵筆高手，其中既有以同好而締緣的情況，如高塏；也不乏近朱者赤的因素，如高日濬、屠倬。其更重要的背景則在於乾嘉時期錢塘之地金石藏弄風氣熾盛。陳氏刻與同時印人的作品尚有：為郭麐刻《吳江郭麐祥伯氏印》^{（三五）}，時在嘉慶六年（一八〇一年），三十四歲。高塏為之刻款記：『頻迦、曼生集飲腴碧樓，頻迦屬曼生刻是印，而屬填款其側。』郭麐長陳氏一歲，游姚鼐門，長於書畫，亦精篆刻，得阮元賞識。與陳曼生交誼亦頗深，晚年曾客溧陽桑連理館。曼生曾委其為父親次馮先生作傳。及曼生卒，撰《祭陳曼生文》、《陳曼生墓誌銘並序》。

高塏亦錢塘印人，與陳氏過從有年。曾為阮元書寫《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及考證，印風在陳豫鍾、陳鴻壽之間。陳氏為刻名印《高塏》大小各一方^{（三六）}。

為孫均刻《門有通德家承賜書》、《古雲》、《孫古雲鑒藏書畫之印》等^{（三七）}，款記作於都下。時在嘉慶七年（一八〇二年），三十五歲。另有《孫均之印章》，亦當此時所作。是年兩人同在都門。孫均，仁和人，官祿官散秩大臣，刻印亦從浙派。

屠倬與陳鴻壽友情亦深。陳氏南下粵中，屠倬等曾聚會志別。嘉慶八年（一八〇三年）七月為屠倬刻《嵯峴山人》。後又有《小檀樂室》（一八〇五年）、《屠倬之印》（一八〇六年）、《西泠釣徒》（一八〇七年）、《倬》、《是程堂印》等^{（三八）}。屠倬，紹興人，刻印宗陳鴻壽，嘉慶十三年進士，道光二年特恩簡任江西袁州知府。

為江步青刻印。江步青與其交往亦久，陳氏在與《汪澐筠書》中屢及之。嘉慶十年（一八〇五年）為刻《夢花盒》印^{（三九）}，陳秋堂補款。又有《聽香》、《論道當嚴取人當恕》、《我書意造本無法》、《步青之印》等^{（四十）}。江步青一名江青，錢塘人，篆刻入浙派。

陳鴻壽石交友中更多的是印人以外雅好書畫、篆刻的文士。如何元錫（夢華）即是西泠諸子之外於印有癖的典型人物之一。何氏熱衷於集印，與黃易亦友善，曾隨之在山左訪求金石，黃易所刻《何元錫印》、《夢花館印》、《金石癖》等皆其印^{（四一）}。奚岡亦為其刻有《何元錫印》。何氏聚多年之功，輯成丁、蔣、黃、奚四家印譜，為四家篆刻有譜之始。陳鴻壽於嘉慶元年（一七九六年）為何元錫刻《雪蓮道人》印，時兩人分別為二十八歲、三十歲。《種榆僊館詩鈔》有《重午日夢華招集葛林園分得水字》詩。陳氏另為其刻有《蝶隱》、《第一才人第一花》諸印^{（四二）}，創作時間不詳，可見兩人交接甚頻。

見於陳氏印作的受主，還有如劉墉（石庵）、梁同書（山舟）、梁寶繩（接山）、曾燠（賓谷）、葉夢龍（芸谷）、高樹程（邁齋）、陳希濂（漱水）、汪瑜（天潛）、王有壬（蘭沚）、陳景漠（魯儂）、孫錫慶（雲壑）、顧洛（西梅）、孫桐（嘯谷）、錢枚（枚叔）、錢立群（梅溪）、程邦憲（竹盦）、夏不愆（青郭）、袁廷檣（又愷）、盧昌祚（小鳧）、汪彤雲（說岳）、沈舫（笠人）、林報曾（小桐）、錢廷烺（小謝）、錢杜（叔美）、改琦（七薌）、胡敬（以莊）、徐鉞（西澗）、金頌清、范崇階（小湖）、趙鉞（雪門）、裘春湛（菽雪）、王錫元（心如）、孫恩沛（苓樹）、王崇本（驪泉）、胡元梅（秋白）、張春選（雲溪）、張大鏞（鹿樵）、姚嗣懋（修白）、胡濤（滄來）、戴延祚（竹友）等等。未見於刻印而在他的《詩鈔》中記有交往的金石友還包括汪啟淑（秀峰）、畢沅（秋帆）、孫星衍（伯淵）、錢善揚（順甫）、瞿中溶（木夫）等人。他們的成分，類多屬陳氏文墨之交，如梁氏兄弟、孫星衍、瞿中溶、高樹程、吳文澂、錢杜、改琦、徐鉞；或金石書畫收藏契友，如陳希濂、袁廷檣。而官場相逢之人尤不在少數，如劉墉、曾燠、秦邦憲等。這幾種社會角色在當時許多人身上又往往相互複合，並無涇渭之分。從他印作中所見結為詩文筆墨之交的朋友，實際上多是或正在步入宦途中人。這是那一時代文人的宿命。

陳鴻壽所交文友，有的分別是丁敬、黃易、奚岡、陳豫鍾等人的舊交，如梁同書、梁寶繩、汪彤雲、陳希濂、盧昌祚、孫恩沛諸人。丁、黃諸子曾為篆刻名章，同樣因為激賞陳氏印藝繼而結為石交。顯然，在每一方印作的背後，往往都牽繫著陳氏與印主的一段情緣、一宗酬答、一程行旅，甚至是數十年相知相隨，這是可以想見的。現在搜集到的以及筆者初步理清印主身份的還並非陳氏石交的全部，但已可反映陳氏所締結人緣之基本定位。

陳鴻壽的妻弟高日潛從其遊三十年，述陳氏篆刻在當時『凡夫搢紳先生以及四方仁士鄉黨布衣莫不案置一石』（四三），反映出當時士人對他印作的渴慕。友人郭宗泰（友梅）憾于陳鴻壽從未自存印稿，竭搜羅之力，以八年時間將其刻於友人的印作彙拓成譜，寄呈於陳氏，這當然只限於郭氏所及的範圍之內。由於陳氏的遊歷甚廣，其創作播散各地，在當時已如潑水難收，郭氏輯譜所收數量遠不是陳氏贈友的全部。然而西泠前期諸子中，生前由人搜集原石謀版鈐譜行世者，僅陳鴻壽有此之幸。這固然由於郭氏的古道熱腸，同時也自然與時人對陳氏篆刻的激賞、珍重有關。

從另一角度考慮，由陳鴻壽印作而牽連起來的、以錢塘人氏為主體的文友，代表了乾嘉時期西泠諸子週圍的一個頗為穩定的藝術知音群體。這是當時浙宗篆刻的一批忠實受眾，也是浙派在此期獲得進一步發展，並不斷形成吸附效應，印人群體隨之漸趨擴大的重要社會條件。陳鴻壽以及其他西泠諸子的篆刻聲望正是因為這些知音的廣為推譽而日漸向南北輻射。因此，陳氏印作在生前為人所輯譜流傳，又不僅緣於他的人脈，其深層的原因仍在於浙宗篆刻經過兩代印人的鋪墊，在此際已經獲得更廣泛的認同。郭宗泰的輯譜，正是對這一認同的回應。

入仕

陳鴻壽的從學經歷，少有記載涉及。據高日濬《種榆僊館詩鈔·書後》述及，他少時曾從陳曼生「負笈海昌」。陳鴻壽有詩《寄舍弟汝鈺時讀書海昌》，勉勵其弟「看書要具胸中眼，下筆休疑劫後灰。謝舅深恩肯相忘，陽春雨露勤根荄」，指出了其弟就讀在舅舅家。從他早年的另幾首詩作看，他與海昌的情緣確乎很深，由於父親次馮先生謀生在外，海昌舅氏家可能亦是他少時讀書處。

陳鴻壽後受知於阮元及劉環之，在前文已及。《杭郡詩選續輯》說陳氏曾隨阮元輕車往返。阮元曾在浙創設詒經精舍。他侍阮元至嵎縣、天臺、台州等地訪察，當與阮元編集《兩浙金石志》有關。陳文述《從兄翼盒三十九歲像贊》述及曼生與其本人在阮府佐理「籌海章程」。以阮、劉兩人的地位，對陳鴻壽步入仕途必然具有一定的影響。

陳氏為嘉慶六年（一八〇一年）拔貢，據丁仁《杭郡印輯》陳鴻壽小傳謂「朝考二等，以知縣用」。又據高日濬《種榆僊館詩鈔·書後》，陳氏於嘉慶壬戌（一八〇二年）「以選士被命出宰」，然皆未及何地。郭麐《家傳》則明確記載「壬戌長子鴻壽以拔貢入都應試，得縣令廣東」。在時間上兩人所述是一致的。按此年二月陳氏與郭麐、高塏等在湖上聚飲，後往京城，九月自津門南歸。此行即為入都朝考。再對照他的《詩鈔》有關內容看，此時他仍在阮元府中，似未有出宰的時間條件。次年七月在湖上為屠倬治印；嘉慶九年，在湖上與陳秋堂同觀《董巴胡王印譜》；第二年三月，又為江步青刻有數印，亦當在杭州。據此推算，其間如出任縣令，時間亦較短促。故高氏《書後》所記壬戌出宰之事尚未能在我所掌握的原始資料中獲得落實。

據初步排比，陳鴻壽比較具備職事縣邑的時間條件似在嘉慶十年（一八〇五年），即南下粵中之行。是年六月六日他刻《余鏐私印》，高塏代跋邊款中記『將遊粵中』。此行似乎比較鄭重，余鏐、高塏等人是日與他聚面送行；與屠倬刻《小檀樂室》也屬『將之嶺南』的志別之作。他為王恕（心如）刻印也識款曰『余將南行』（四四）。六月二十二日在嚴陵道中刻《倚松庵主》（四五），七月作《小鷗波館》（四六），後年餘時間未見有紀年書、印之作。

此行滯留時間難以確訂，其後所見紀年印為作於嘉慶十一年（一八〇六年）六月的《南宮第一》（四七），身處何地不明。在杭城所作最早一件是署款嘉慶丁卯（一八〇七年）七月的《西泠釣徒》，則其間有近一年時間未見與杭城友人有書印之酬往。故我推斷此行應與銜命服官有關。從印章資料上作出的判斷得到陳文述《從兄翼盒三十九歲像贊》所記的證實：『乙丑兄從那彥成制府入粵，籌粵洋剿撫之策』。乙丑正是嘉慶十年。然而，也在此年，其父卒，及曼生歸，已不獲見矣（四八）。曼生以丁憂服闋，奏留江南，署贛榆縣（四九）。

嘉慶十二年（一八〇七年）七月陳鴻壽又自杭城北上。是月十日刻《生長西湖籍鑒湖》（五十），識款『將重之淮上』。至十月，刻張大鏞名印已在淮陰（五一）。則陳氏在嶺南時間確乎較短。

嘉慶十三年（一八〇八年）九月有《琴書詩畫巢印》作於石經樓（五二），則是年秋歸湖上。至次年四、五月間客居吳門六十餘日。秋，復至吳門（五三）。

陳鴻壽喪父，回籍守制，至嘉慶十四年，當已署贛榆縣。故陳氏在嘉慶十二年秋至十四年間旅淮上及吳門，或即假道赴官贛榆。

陳氏有書作《徐氏四世同堂序》（五四），自署『權知贛榆縣事』，時在嘉慶十五年（一八一〇年），四十三歲。『權知』此辭如果不屬自謙，則其時尚未擢升知縣，乃為代理之職。陳鴻壽自署官稱是很嚴謹的，在其作《新修溧陽縣誌序》後即署『知溧陽縣事錢塘陳鴻壽』（五五）。

我們在他的資料中沒有找到左遷的消息。那麼在此之前，上距高日濬所謂『壬戌出宰』約有八年時間中，無論在粵、在淮，所任可能就是縣佐之類的副貳。另外，在陳氏《自題種榆道人三十九歲小像》詩中對自已當時境況作『窮達自有命，彭殤亦難齊。四十無所聞，笑我同醯雞』的感歎，可見尚頗不得意。清代知縣為正七品，同知為五品。故也可由此進一步設定，陳鴻壽如果擢升職江防、海防同知，也只能在宰贛榆、溧陽縣之後。